



● 金发杀手

● 占马贼前情

● 布里里庄园轶事

82
绝望者的复仇

本社 编

•
群 益 堂 出 版 · 发 行

(武汉市解放大道新育村63号)

新华书店湖北发行所经销

黄冈报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16开本 6.25印张 150,000字

1989年1月第1版 1989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8,000

ISBN 7-80540-038-5

I·33 定价: 2.00元

目

录

- | | | |
|----|---------|-------|
| 1 | 连体姐妹 | 贺小平 |
| 10 | 盗马贼奇情 | 倪 倩 |
| 20 | 死 冤 | 章 萌 |
| 31 | 绝望者的复仇 | 杨 甫 |
| 39 | 女囚血泪 | 楼国韦 |
| 47 | 金发杀手 | 白江 李平 |
| 55 | 刑警与魔王 | 杨 树 |
| 64 | 魔鬼·巴士拉 | 程 勇 |
| 80 | 布里里庄园轶事 | 陆正清 |
| 90 | 山城女妖 | 田 力 |

连体姐妹

贺小平

詹妮离开了电视台，匆匆去和情人幽会。想起刚刚在电视台排演一出闹剧，她情不自禁地笑了。因为她演了一个双目失明的美丽姑娘。解说员为她捧了场，不断地宣传：出演这个盲人姑娘的是我们电视台的一流播音员；她虽然演了盲姑娘，却有一双明眸欲滴的眼睛，稍稍流盼，会使许多男子动心；她还有一张小巧的嘴，鲜艳得樱桃一般；那乌黑的头发与白皙的皮肤相映衬，更显出一种圣洁的韵致……总之，这是一位在纽约最动人、最富有性感的女明星。詹妮想起这些赞辞，心花怒放，脚步也变得轻快起来，春风般行走在喧闹的大街上。

前面一条大街停车处，男朋友正等着她。

“詹妮，快！”

“斐里普，叫你久等了。”詹妮笑道。

斐里普打开车门。一会儿，轿车飞驰而去。

轿车来到西区，他俩亲密地手挽手，走进咖啡馆，坐在角落的一张桌子旁。

斐里普要了咖啡。他递给詹妮：“今天演得好么？”

“有趣极了。几个角色都很怪。你知道我演什么？”詹妮兴奋地问。

“我怎么会不知道呢？”斐里普说完，闭上眼睛，模仿盲姑娘的样子。詹妮乐了。

“即使你是盲姑娘，我也爱你。”

“我不相信。”詹妮娇嗔道，“你骗人。”

“你那么美，不仅仅是眼睛，还有那鼻子、小嘴、脸蛋，不过，最可爱的，还是你的心。”斐里普凝视着詹妮。詹妮被他那低沉又富有情趣的话搅得心神不宁。

“我又为你写了一首诗。”斐里普拿出一张纸，展开，诗题是《假如》。斐里普轻轻朗诵起来。

假如你被迫离开这里
我会在梦中常常见到你

假如我的梦中也失去了你
每当黎明，我会沉重地叹息

假如我诗的田园没有了你
寂寞的土地会终年荒草萋萋

假如你的生活失去了玫瑰
我会悲伤地铲除一切花卉

假如你的嘴唇没有微笑
我的眼睛就会垂挂烦恼

假如你遭到命运的鞭打
我会感到脊背上有疼痛的伤疤

假如命运肯定这般注定
我会永远谴责我那无能的心

假如我始终没赢得你的心
我被碎的脸再也不能成型

斐里普这首富有东方情调的诗，使詹妮既感动又悲伤，一会儿湿了眼眶。斐里普急忙把她揽在怀里：“为什么这样？为什么悲伤。”

“我没有啊。”詹妮深情地看着他。

一会儿，他俩相依相偎出了咖啡馆。轿车开到了摆渡口，过了江，来到了詹妮的住所。那是一幢旧式公寓，红瓦白墙，树木相围。晚上，更显得静谧，万籁无声。

詹妮依偎在斐里普身上，进入了大门。斐里普突然发现右边的树荫下停着一辆轿车，左边站着一个人。

“这是你的前夫吗？”斐里普问。

詹妮不吭声。心里却默认了。虽然与她

离了婚，他时常来探望她。

路灯照在那男人的脸上，眼睛射出凶狠的光，嘴角挂着一丝冷笑。他看了看斐里普，迅速钻进了轿车，轿车开走了。

詹妮不愿说，斐里普也不敢再问。他俩进了房间，稍稍收拾，便进了卧室。

斐里普是个黑白混血儿，有黑人一般魁梧的身材，也有白人的洒脱仪表。此刻，他脱去了上衣，裸着上身，深深地吸引了詹妮。詹妮含情脉脉地看着他，依偎在他胸前。斐里普给她宽衣解带。当詹妮裸着白皙的身子躺在床上，斐里普冲动起来，紧紧地搂抱着詹妮狂吻。詹妮任其摆布，默默地体会男性体魄给她带来的情趣。他俩默默无语，只是长时间地搂抱，亲吻。当斐里普亲了她那高耸的胸脯之后，正想吻她的腰，忽然颤抖起来：他惊讶地发现詹妮从腋下至腰部有一条又长又粗的肉皮疙瘩，显然是一条无法平整的伤疤。他猛然感到一阵恶心。这情状与美丽而白皙的胸脯、大腿多么不协调，他的情欲因此荡然无存。

詹妮却已被斐里普热烈的搂抱、亲吻弄得神魂颠倒、春心激荡，没有注意到斐里普的表情，也没有感觉到他那情欲的消逝，还在喃喃地呼唤着斐里普的名字。

“呵，斐里普，呵，斐里普……”

斐里普悄悄地离开了她，到隔壁一间屋子去睡了。这一夜，他无论如何睡不稳，脑子里始终出现那长长的伤疤。

第二天早晨，天空刚刚呈现出的朦胧曙色涂染窗棂。詹妮进了斐里普的房间。她身穿白色的连衣裙，乌黑的头发披散着，步履轻盈地走到床边，轻轻地摇了摇斐里普。

斐里普被摇醒了。他定睛看着詹妮，昨晚的情景似乎是个梦，眼前仍是美丽动人的詹妮。

“多美哟，一个圣女！”

“亲爱的。你生气了吗？”詹妮俯下身子，亲吻他的前额。

斐里普有意笑得轻松，摇了摇头。

“今天是我的生日……”

斐里普迅速起了床：“我去买蛋糕。”

这时，电话铃响了，詹妮到客厅去听电话。听完电话，又回到斐里普身边。

“谁来的电话？”

“是我妹妹。我俩是双胞胎，她今天有事，不能来。”

斐里普匆匆去了超级市场。他先买了剃须刀、牙刷、牙膏等梳洗用品，准备在这里多住几天。然后，他来到一家帕克里的蛋糕店，挑选了一只奶油很厚、裱花新颖的生日蛋糕。店老板根据他的要求，裱了几行字：

“贺朵丽克和詹妮廿三岁生日。”

他开着车，回到公寓，先去厨房，点燃蛋糕上的蜡烛，盘子旁放着一把雪亮的刀。他托着盘子走进詹妮的卧室，想让她得到意外的高兴。他蹑着脚步。

“詹妮，你回过头，看看。”

詹妮没有吭声，躺在床上，脸朝着墙壁。

“詹妮，你醒醒，睡着了吗？”詹妮还是不过转过身来，斐里普便把蛋糕放在床边的柜子上，坐在床边，轻轻地拍了拍詹妮。詹妮还是没有动静，斐里普不禁惊讶起来。当斐里普再次想叫醒她时，詹妮突然转过身来，怒视着斐里普。一会儿，她猛然操起蛋糕盘上的刀子，朝斐里普的胸脯猛刺而来。她不知哪来的力气，对准斐里普的胸脯、腹部连连猛刺。斐里普身上鲜血飞迸，七孔出血，但这个壮实如牛的汉子不容易死去，他慢慢爬到窗边，企图对着窗外呼叫。然而，鲜血从他的身上许多部位不停地涌出。他痛苦得呻吟、怪叫，渐渐地爬到窗口。那只血淋淋的左手几次想抓住窗框，最后终于抓住了，并且痉挛地抓了几下玻璃，然后慢慢地在玻璃上滑落……

詹妮手里的刀子还在滴血，她不明白自

己干了什么。

詹妮的前夫此刻正好到来。他镇静地看着躺在窗口下的斐里普，微微一笑，来回走了几步。

“不要慌，詹妮。”

詹妮拿着刀子，已瘫软在床脚边，两眼怔怔地看着血淋淋的尸体，不知所措。一会儿，她低声地抽泣起来，全身痉挛。

“詹妮，听我说，既然已杀了人，现在就要想法处理后事，有我在，你不必惊慌。你记住，一定要装作什么事也没有发生过的样子，警察可能会来。懂吗？”

詹妮镇静了些。她茫然看着她的前夫，点了点头。

他俩很快地拿出毯子，把血淋淋的尸体包扎起来。然后翻开沙发垫子，掏出里面零碎东西，把尸体抬了进去。沙发又按原样放置在一边。接着，他俩迅速擦净地板上、窗上、墙角的血迹，又打上蜡。地板上的血腥气味消失了。詹妮的前夫把床单、血衣、匕首等东西装进麻袋，乘电梯下楼扔掉。詹妮打开窗子、房门，让空气流通，一会儿，又关紧窗门，在房间里喷上香水。

二

詹妮住的那幢公寓对街的一幢大楼的二楼住着一位女记者葛丽丝。当对面公寓里发生着这起凶杀案时，她正无意地走到窗边，发现了对面玻璃窗上有一只血手，正企图在抓什么东西，然后，只见那只血手慢慢下滑……

她立即打电话给附近的警察署。谁知警察知道是葛丽丝前来报案，都表示冷淡，因为近来葛丽丝常在《每周新闻综述》里批评警方侦察破案不力，弄得警方十分尴尬。

“尊敬的女记者吗？有何贵干？噢，真有事，会不会你敏感过头，哈哈。”

葛丽丝火了：“你们听着，反正我已报了案，倘若你们不当一回事，那么，这个新

闻明天就会见报。”

警察署无奈，只得派了几个警察赶到现场，敲开了詹妮的房门。詹妮面带笑容，应酬着，开了厨房、浴室、书房的门，一一让他们检查。警察对卧室搜得仔细些，但一切都井然有序，毫无可疑之处。

“尊敬的记者，你大该想写一篇带有讽刺性的新闻吧？是谁提供的情报？”那位警察头目回过头来，看了看正处于茫然状态的女记者。

葛丽丝忍受着嘲弄，认真地查看每一个角落。她走到蛋糕旁，见上面裱着两个人的名字：朵丽克和詹妮。

警察向詹妮表示抱歉后，便告辞。葛丽丝跟在后面。到了楼下，葛丽丝又听到一位警察冷冷地说：

“有何感想，尊敬的女记者？”

葛丽丝激动地嚷道：“我没有错！这件凶杀案肯定发生过，绝对肯定！”她说完，瞪了瞪这帮警察，匆匆离开。

她走在大街上，开始纳闷起来：出现那一只血手，离现在不过个把钟头，怎么一点痕迹也没有？尸体是运出去了，还是藏在屋里？房间里空气新鲜，女主人神态自若，她感到蹊跷，甚至竟有些怀疑自己眼睛的视力准确度了。然而，多年的记者生涯，造就了她敏感、判断准确的自身内在素质。她去了帕克里蛋糕店。

店老板看了看她的记者名片之后，便认真地回忆起来：“有个黑皮肤小伙子，可能是混血儿，长得挺帅。他买了蛋糕，又要求裱上花样和名字。据他说，这两个名字是双胞胎。”

离开店铺，葛丽丝暗暗思索起来：那黑小伙子是谁呢？会不会是死者？不可能，情理上讲不通啊！她慢慢地走回了家。

葛丽丝躺在沙发上，点燃一支烟，苦苦地思索着这桩离奇的凶杀案。应该怎样寻找突破口呢？她坐了起来，打电话给报社总

编。她把案子前后情况作了汇报，并以为报纸披露一下这个案子，可能会引来更多的线索。总编没有答应，说根据不足。葛丽丝只得作罢。突然，她来了主意：何不出钱雇一名私人侦探呢？她又打电话给一位老相识，对方同意了。葛丽丝又买了一架远距离望远镜，固定在窗框上，上面用一块布遮住，时时观察对面屋子里的动静。

三

几天之后，葛丽丝从望远镜里发现了情况。她紧张地观察着对面房内的一切。

对面屋子里，有几个男人正在搬动沙发。奇怪，这只沙发何至于这么重，要四个男人搬动？一会儿，四个男人抬着沙发出门，门口停着一辆运货车，可能是哪家拍卖行的。葛丽丝迅速打电话给侦探。不到五分钟，葛丽丝从窗口看见那个侦探驾驶小汽车来了。那帮人已把沙发安置在车上，货车开走了。葛丽丝与侦探的小汽车紧紧跟踪。不一会儿，那辆货车大约发现有尾巴，加速飞驰而去，经过闹市区，把小汽车甩掉了。

葛丽丝气坏了，开始全面调查詹妮。她先去了电视台。电视台给她提供了一点情况：朵丽克和詹妮是一对连体姐妹。她又走访了几家研究连体婴儿的专门机构，了解连体姐妹的共有特点。

之后，她又叩响了《生活》杂志编辑部的门。这家杂志在美国规模最大。她了解到这家杂志的总编曾写过这类文章。

“是啊，我写过连体婴儿成长情况的文章，读者很关心他们的成长。我们拥有比较详细的资料。”

总编带着葛丽丝进档案室，打开了幻灯，葛丽丝很有兴趣地看着连体人的成长过程：襁褓期，儿童期，少年期，青年期；有男有女；有黄种人，白种人，黑种人。

“真不简单哪，你们收集这些材料肯定

花费许多功夫。”

“当然。连体人年幼时期还容易搞到，到了青年期就不易搞到了。”总编感叹道，“过了青春期，连体人变化很明显，他们的心理极不正常。”

“怎么讲？”葛丽丝打开笔记本。

“可能是连体人进入青春期在心理方面出现矛盾，因此常常斗嘴，打架，严重的发展成仇敌。然而，他们又难以分开，因此脾气暴躁、性格古怪等情况就出现了。至于为什么会出现这类情况，医学界至今也难以作出令人信服的分析。”

“那么，我所了解的姐妹俩，你是否有资料？”

“当然有。”总编又打开了幻灯，“这两位，我也感到特殊。她俩都很漂亮，也很相象，但是，你仔细看她们眼睛，就会发现明显的不同。我调查了她俩的日常生活，吻合我的判断。那个詹妮的眼睛美丽动人，谈吐甜美，性格活泼，生活中常常有笑声。那个朵丽克，也有一双美丽动人的眼睛，却始终有一丝阴影，让人看了，心情沉重压抑，顿起怜悯之心。”

葛丽丝佩服总编的观察力。她继续察看这姐妹俩。她们的腰部连在一起，那条花裙子中间相连，就象一支并蒂莲。

“现在不是分开了吗？”

总编点点头：“是的。两年前分开的。起先是朵丽克发高烧，长时间说胡话，有时还有刻毒的语言，从早到晚乱叫乱嚷，说要分开，不分开就自杀！四周的人都感到十分惊讶，因为朵丽克平时沉默寡言，也很随和。随岁月绵延，她的脾气暴烈，使詹妮战战兢兢。最终，外科医生做了一次医学史上罕见的手术，连体姐妹被分开了。然而，据说，手术使朵丽克受到病菌感染，她死去了。”

葛丽丝听完这位总编的叙说，蹙眉沉思起来……

四

最近几天，葛丽丝经常发现一个男子紧张地对詹妮说些什么，有时又亲昵起来。从神色判断，葛丽丝总感觉到背后隐藏着什么。

几天之后的一个夜晚，葛丽丝发现了新的情况：那男人对詹妮进行威胁，并动起手来，而詹妮则拉住床沿似乎不肯离开。一会儿，那男子强拉着詹妮离开了卧室，又把她抱起。詹妮反抗着，最后还是被那男人半拖半抱挟出大门。门口停着一辆车。

“不！我不去！”

那男人喝道：“一定得去！”

“不不！”

“你不去，我就……”那男人使劲把詹妮推进了汽车。

葛丽丝已经下楼，急忙钻进自己的车，紧紧跟上。

半小时之后，前面的车开到了郊区。两旁的树木、庄稼飞驰而过。汽车很快来到一幢新大楼前。这幢大楼外面不挂牌子。葛丽丝疑惑起来：这里或许是一家研究所。

詹妮被那男人拖出了车，她又嚷了起来：“我要回去，放开我！”

詹妮还是扭不过那男人，被挟进了大门。葛丽丝悄悄地跟了进去。这是什么地方？一会儿，她听到大楼里有歇斯底里的笑声，也有哭喊声和咳嗽声。突然，一个披头散发的女人走了出来，冲着葛丽丝大喊大叫，接着又呵呵笑了起来。葛丽丝毛骨悚然。她估计这里是一所疯人院。但她又感到奇怪，詹妮为什么来这里？疯了？不，不可能。她突然对那男人感到恐惧起来。他是什么人？那男人推搡着詹妮进了走廊尽头的一间屋子。葛丽丝踮着脚尖走了过去。到了门外，她贴住墙壁，屏息静气，从门缝里看见室内有许多玻璃瓶、试管、酒精炉、针筒等。詹妮已躺在

床上，那男人戴起白口罩，正给詹妮吞服一粒红药丸。詹妮拚命摇头。那男人一只脚压住她的下身，一只手按住她的头颅，然后把红药丸强行塞进詹妮的嘴里。詹妮被制服了。

那男人可能听见外面有什么声音，警觉地回头：“谁？！”他猛然冲出屋子，撞上来不及躲闪的葛丽丝，一把捏住她的手臂。

“你跟踪我好久了！这是为什么？！我看你象疯子！”他强行把葛丽丝拖进屋，让她靠在椅背上。

“请别误会，我是记者，给你看证件，我在调查一件事。”葛丽丝大叫起来，抽出一只手，想伸进皮包摸证件。

“不，你是个强暴型的精神病人，必须马上治疗！”这医生立即按了桌边的铃，一会儿便闯进两个身强力壮的汉子。

“按住她，她是病人！”医生命令道。

葛丽丝急忙申辩，但很快被两个强汉按住了。医生拿出针筒，装上药剂，朝她手臂上注射。不一会功夫，葛丽丝就感到头晕眼花，身不由己地东碰西撞。强汉把她抬到病床上。葛丽丝只能听凭摆布。医生在旁冷冷地微笑，看着葛丽丝睁大了那毫无光彩的呆滞不动的眼睛。一会儿，葛丽丝闭上了眼睛，昏昏沉沉地睡去。

那医生又拿起另一只针筒，装上了淡绿的药水，在葛丽丝的臂膀上又注射了一针。然后，他翻开葛丽丝的眼皮，拿起微型药水瓶，在眼球上点了几滴药水，拿出手电筒，照着她的瞳孔。葛丽丝醒来，发现眼前医生的头颅大得出奇，那双也大得出奇的眼睛正逼视着她。

医生冷冷一笑：“你还想调查凶杀案吗？还想知道是怎么处理尸体的吗？”

葛丽丝感到自己神志清醒，但说不出话，舌头似乎被什么东西粘住了，阵阵发麻。她只张了张口。

“好吧，我告诉你，我是个高明的医生，

要毁掉一具尸体不是容易得很吗？要制服一个人不也同样容易吗？不过，眼下你得学我说话。我说一句，你学一句！”

医生用手指掀起葛丽丝的眼皮，然后打开手电筒，光柱直射她的眼睛。葛丽丝感到眼睛被光刺得疼痛，簌簌掉泪。医生恶狠狠地瞪圆了眼：“跟着我说：根本没有什么死尸！所以也没有发生过凶杀案，这全是我的猜测！说——”

在此同时，医生用针头刺葛丽丝的眼皮和脸部神经。葛丽丝痛得处于半昏迷状态，但她还是说了，缓慢地吐着一个个字：“根本没有什么死尸，所以也没有发生过凶杀案，这全是我的猜测。”医生又重复了几遍，葛丽丝也重复几遍。

突然，“啊”的一声，隔壁病榻上的詹妮跳了起来：“她要杀我！她要杀我！”她发疯一般拉扯自己的衣裙、头发，凶狠的目光落在女记者身上。葛丽丝被她这种疯狂的喊叫弄醒了，睁开眼，但很快又阖上了铅一样沉重的眼皮。

詹妮仍然狂叫着，凶狠地盯着那医生。

五

医生制服了葛丽丝以后，才定下了心：这桩凶杀案谁也不会来追查了。前几天，他感觉到有人跟踪，有人在调查，他很惊慌，几乎寝食不安。他一直在等待时机，想不到这女记者自己撞上门来，真不知天高地厚。到了这里，就让你不得好死！想到此，他又冷笑起来，摸出香烟，点燃了，惬意地猛吸了一口。这时，詹妮又发作起来。他走过去，有力地掐住詹妮的喉咙，只见她两眼发直，浑身痉挛。

“亲爱的，安静点。”医生拿出一粒红药丸塞进她的口中，“你马上会安静得象只温顺的小绵羊。”

詹妮扭动着身子：“朵丽克要杀我！朵丽

克要杀我！朵丽克……”

“朵丽克已经死了，宝贝！她不会来杀你，这是你的幻觉。”

“她会来杀我！”

医生忽然变得笑容可掬，坐在詹妮旁边，抚摸她的脸蛋，她的胸脯，她的大腿：“你永远是我的了，宝贝，我们可以再结婚了。”

詹妮温和地看着他。他吻了她的嘴，又仔细地观察她的脸蛋。这张脸多么迷人！那双眼睛充满着深情，明亮又湿润。那张嘴多么诱人，那么富有性感。他以为只有在雷诺阿的油画中才能见到这种美丽的脸蛋。他第一回看到她，正是她和朵丽克来医院要求作分离手术的时刻。他马上就爱上了她，因此在手术时，他尽量作到使她存活，减少她的痛苦与损伤，不让她感染细菌。同时，他又与这对姐妹朝夕相处，与她们闲聊，有意做出某种刺激性行为，看她俩反应的差别。这对连体姐妹显然是提供给他研究的活标本。他渐渐地发现，这对双胞胎在心理和生理上差异很大，发育不平衡。这跟以往医学上的结论迥然不同。为了多搜集资料，他还有意为她们制造矛盾，让两人呕气、斗嘴。有时他还观察两人对性的反应情形。他打算把这些活生生的素材包括大量偷拍的照片公布于世，估计这会给他的医学研究带来不可估量的成功！他在暗暗观察的同时，又情不自禁地燃烧起欲火。有一天傍晚，他借口朵丽克需要注射预防针，为开刀作准备，给朵丽克注射了一针。朵丽克很快进入梦乡，他便躺在詹妮身旁亲近起来。

“我多么爱你！詹妮，爱你，爱你！”

“我也爱你。”詹妮第一回尝到爱情的滋味。

医生与詹妮开始狂吻。强烈的占有欲使他失去理智……

他俩登记结婚了，这使周围的人感到惊讶。

作分离手术还需要一段时间。手术未成，詹妮却结婚了，这少不了被人议论。医生与她俩生活在一起，时间一长，自然会感到朵丽克是他们夫妇间的一堵墙。每天晚上，他俩都渴望做爱，往往刚想进入那种境界，一瞥旁边的朵丽克，情欲倏然消逝。这种情况几乎使他俩发疯。

医生和詹妮无可奈何地分手了……

现在，医生仍然抚摸着詹妮的身子。他声音柔和，不时地回忆过去的时光。

詹妮似乎也进入了往事的回忆：“有一回，我跟朵丽克在花园里散步，聊了许多话题，我俩很亲热。当我告诉她，我可能怀孕了，她猛然发疯一般操起墙边的铲子想劈我。我怕得要命。我的命这么苦！”詹妮讲到这里，又神经质地揪自己的头发，手脚哆嗦。

医生急忙紧紧搂抱住她，亲吻着她：“亲爱的，恶梦已经过去了！恶梦不会再来了！我俩又结合在一起了。还有什么可怕的呢？她已经死了。”

“不，不，她不会死，不会死！她的灵魂在我的体内。”

朵丽克死了，并不等于她从此就真的消失了。她的音容笑貌，她的性格爱好，昔日所有的一切生活细节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詹妮。詹妮此刻暗暗怨恨这位医生不能体会她的特殊心境。分离至今，特别是她死了以后，詹妮一直不能安稳地睡眠，梦里出现她的影子，如同她还确实存在一般。而且，詹妮不能跟异性过多地接触，否则，就以为朵丽克已经暴跳如雷了。

“你不会相信，但这确实是真的。每当我靠近我，想亲近我，我就看到她举着铁铲赶来，使我胆战心惊，如临大敌。”詹妮边说边比划，模仿朵丽克操铁铲的动作。

“哈哈，你真像个孩子！”医生并不相信，“是不是她的影子在作怪，你才杀死了那个黑小伙子？”

“是的。无论什么男人，只要想亲近我，我就会听见朵丽克大叫大嚷：‘别理睬他，叫他滚！否则就杀死他！杀死他！’是朵丽克叫我杀人的。”

医生竟也惊慌起来：“这太可怕了！詹妮，你现在要学会忘记她，她毕竟不存在了。你应该多干些轻松的活儿，松弛自己的神经，不要老是想着她。别相信灵魂作怪之类的鬼话！”

“我也这样想，但反而产生逆反作用。有意见忘掉一件事情，却偏偏不易忘却。”

“你为我考虑考虑吧。为了你，我干了风险事，把那尸体悄悄烧了，沙发也卖了。如今那个女记者，那个危险的人物，也被我制服了。这一切都为了你啊！我爱你，快要疯了。答应我，我们再结婚吧！我会想法让你忘掉她。我带你去旅游，躲开朵丽克住过的每一块地方。”

詹妮时时刻刻感到朵丽克的存在，这是医生万万没有料到的。他以为朵丽克的灵魂已随着她的肉体的消失而消失了，现在看来并非这么简单。他很痛苦，为了爱詹妮，他承担了极大风险，但他一定要再跟她结婚，占有她。他想用自己的爱，自己的情欲恢复她的理智。此刻，他不顾一切地搂抱她，疯狂地吻她的嘴、她的脸、她的颈项，尽情地抚摸她的身体，谁知詹妮急叫起来，竭力挣脱他的搂抱。医生紧紧压在她身上，不肯放松，詹妮不知哪来的冲动，一阵强烈的扭动之后，猛推医生，跳了起来，奔到桌边，抢过一把小刀。医生则完全沉浸在情欲的冲动状态，并且以为詹妮也出现了疯狂的情欲。他一时搞不清詹妮去拿什么。当詹妮急忙冲过来，他才发现她手里的一把明晃晃的小刀。他刚想躲闪，但已经迟了。詹妮手握小刀，凶狠地刺向他的脖子，准确地切断了医生的颈动脉。医生大为惊讶，脖子一阵疼痛，一会儿暖乎乎的液体涌了出来。他急忙用手去堵塞，鲜血从手指里渗出来，衬衫、外套全

被染红了。他渐渐瘫软下来。然而，一种神奇的力量支撑着他，他挺立着，嘴角淌下一丝鲜血，滴在衣服上。他看着詹妮，挣扎着说了最后一句话：“我做的一切一切，都是为了爱你，你再跟我结婚，我会多么幸福……幸福。”詹妮吃惊地看着他：他变得那么深情，那么温和，那么可爱。詹妮奇怪自己怎么会杀了他。她低下头看了看地上血红的小刀，出了神。突然，医生使出了最大的力气冲上来，紧紧地抱住她，想把她放到床上。詹妮却拼命挣扎，两人扭作一团，从床上沉重地跌了下来。医生断气了，然而他的两只手臂仍紧紧抱着詹妮，詹妮用尽力气，也无法解脱。医生好象舍不得詹妮独自一人留在世上。

六

半小时之后，警察局的车子来到了疯人院。警察对现场作了多角度的摄影。詹妮被人扶着，坐在椅子上，出奇地镇静，似乎什么事也没有发生过。警察已认出她是电视台的播音员。起初，警察并不相信她杀了人：詹妮长得美，又温柔动人。现在，她承认她杀了人，不抗拒，听凭警察捏住她的双手，安上手铐。有不少记者围上来，纷纷向这位播音员提问，她也不回避，若无其事地回答他们的问题。

“你就是詹妮，电视台的播音员？”

“是的。”

“你还有一个妹妹，她叫什么？”

“是的。她叫朵丽克。”

“你杀了这位医生？”

“是的，我亲手杀的。”

.....

紧接着，警察用车把病床上的葛丽丝送回了家。她休养了几几天，脸色也开朗红润起来，神志也清晰起来，恢复了过去那种活泼、健康的状态。

警察署的几名警察来到她的家，看到她完全健康的样子，很高兴，然而听了她的谈话之后，又大惑不解。

“你谈谈事情的经过。”

“谈什么？”葛丽丝奇怪起来。

“比如，你发现了凶杀案之后，又追查那尸体……”

“不不，”葛丽丝讨厌对方连珠炮一般地追问：“根本没有什么死尸，所以也没有发生过凶杀案，这全是我的猜测！”她重复了几遍。

警察都懵了：这位女记者怎么会前后判若两人？上回打电话来报告案情的时候那样肯定、自信，现在又全盘否定，这是怎么回事？警察还要问，但葛丽丝的答复仍然是先前几句话。

看来这是一桩神秘的案件，远非一般发现的案情那样简单。警察都这样认为，然而谁

也不愿再花费功夫充当福尔摩斯。福尔摩斯毕竟是特殊材料组成的，而这些警察清楚地明白自己仅仅是一般的材料。不过，有一个人却为此念念不忘，那就是葛丽丝出钱雇用的那位侦探。他得知葛丽丝全部否定以往肯定的案情，推测这是桩离奇的案子，而目前的结局仅仅是这桩离奇案件的序幕，决心扮演福尔摩斯，大干一番，使自己的名声遐迩。詹妮被判为精神病人，故认定无罪，被送进了疯人院。于是，这位侦探常常奔走于葛丽丝和詹妮之间，观察她们的一举一动，作了许多自认为有价值的记录。随着时间的推移，他重新打开那个记录本，发现自己记录的一切全然是一些枯燥乏味的生活琐事。就这样，他开始怀疑他的侦破工作本身是否与那些乏味的记录具有同等的可悲价值？

（根据美国电影《连体姐妹》编写）

（上接第63面）

手，迅速伸向腰间，一刹那工夫解开手榴弹的安全盖，猛然一挺肚子，手榴弹滑在地上，“嗞嗞嗞”，手榴弹冒着白烟。

“当心，手榴弹！”罗歇猛喝道。

机警的达洛斯一个箭步，抢起手榴弹往窗外扔去。手榴弹在半空中爆炸，玻璃窗被炸得碎片横飞。卡特琳娜离窗口最近，急忙

用手遮住眼睛。玻璃碎片溅到她手上，鲜血细细地从手臂上流了下来。

“比伊森，这下你不能反抗了！”罗歇出示了警察徽章。

比伊森脸色不变，泰然自若，心里却在恐惧：这下完了！

（根据法国电影《警察的故事》编写）

盗马贼奇情

倪 倩



巍峨连绵的阿尔卑斯山脉向东延伸的主干——喀尔巴阡山脉不偏不倚地横卧在苏联与罗马尼亚的边境线上，成为一道天然的国界线。与此接壤的是乌克兰共和国境内的比萨拉比亚大草原。以游牧为生的吉卜赛人就经常活跃在这一带。

绿野苍莽，残阳如血。整个大草原蒙上了一层迷人而又神秘的气氛。此刻，遥远的天际传来阵阵悲怆而高亢的歌声。随即，地平线上跃出四个骑马的吉卜赛青年。他们中

为首的叫卓巴尔，依次为塔里蒙、布伯里亚和达尔保戈。他们个个强悍英武，周身透出粗犷的原始野性。穿过起伏的山峦，涉过潺潺的溪流，逐渐消逝在暮霭里。

天色渐渐暗下来，夜色笼罩着大草原。不远处的宪兵营房里灯火明亮。一名身着制服的军官正兴致勃勃地在对几位士兵谈天说地。桌上放着几杯盛满的白兰地。一会儿，他们在屋内伴着清脆的口哨声跳起了华尔兹舞。

这时，卓巴尔等人已神不知鬼不觉地来到了一座庭院。塔里蒙越过盛满草料的马槽，屏住呼吸，向营房内窥视一番，随即和

卓巴尔等人迅速地解开拴马的缰绳，敏捷地走出庭院，无声无息地消失在黑暗之中……

当地的居民和宪兵经常欺压吉普赛人，因此他们就设法寻机报复。此刻，他们把盗来的马连夜驱赶到马贩子巴林特那儿。

巴林特的木屋里灯火辉煌，餐桌上摆满

了丰盛的美味佳肴，众多的宾客在说笑。巴林特专靠贩马赚黑心钱。这时，听仆人说有人找他，他就离席来到门口。

等候在外的卓巴尔见了巴林特就不无得意地指着盗来的马说：“巴林特先生，你瞧，又要发大财啦。”

巴林特见马心中甚喜，却故意道：“会不会都是些劣种子？”

在一旁的达尔保戈夸耀道：“巴林特先生，在喀尔巴阡山这一带，再找不到这样的好马了，就连山那边也没有。”

巴林特听到这里，吆喝众人拿蜡烛来，然而又说道：“这些马都是军队的，我可不敢要！”其实他想压低价钱。

塔里蒙嘲讽地说：“亲爱的，你别要了，这是军队的，明天我们把马牵到市场上去买个好价钱，我们会换回黄金的。”说完，他转向同伙：“得了，咱们走吧。”

巴林特急了：“对不起，我没看清楚，这是私人的马。”说着贪婪地抚摸着马匹，吆喝众人把马牵进马棚里。

“等等，我们过



去的帐还没有算清呢!”卓巴尔拦住巴林特。

“唉，你也逼人太紧了，我手头的马还没脱手呢，总得让我喘口气呀!”

“我希望你做生意要诚实，巴林特先生!”

“诚实?哈哈，你用偷来的马和我做生意，是谁不诚实?”

巴林特咄咄逼人的讥笑激怒了卓巴尔。他三步并两步跟着巴林特来到室内。筵席上众宾客正交杯把盏，酒兴正浓，见卓巴尔进来，个个目瞪口呆。卓巴尔旁若无人地端起酒杯，说道：“我想祝愿巴林特先生和各位尊敬的客人，以及他的亲属们，在新的一年里发大财!”说完，一仰脖子，把酒一饮而尽。接着，他又说：“但是，把旧债务拖到新的一年，这是不祥的征兆。”

巴林特被这突如其来的嘲讽弄得很尴尬，唤卓巴尔到另一间屋子里去，把钱袋里的硬币倾倒在一個盘子里，说：“就这些了，剩余的钱等到复活节你再来拿。”

卓巴尔拿起盘子，将钱利索地倒入自己的内衣襟里，抬起头，对满脸怒气的巴林特说道：“好吧，你别生气，我把比萨拉伯的千里马都留给你，它们是无价之宝。愿你长寿。再见!”

巴林特呆立不动，用仇视的目光送走卓巴尔等人。

卓巴尔等一行人驱赶着剩余的马匹，翻过一座座山丘，涉过一条条河流，不禁唱起了粗犷、豪放的吉卜赛民歌。歌声此起彼伏，久久回荡在广阔的草原。

晨光熹微，旭日东升。蓦然间，马嘶叫起来，卓巴尔等人怔住了：前方不远处传来了马蹄声，冲来了一队宪兵，掀起一团团灰尘。一会儿，宪兵队闪电般地冲了过来。他们的头领大叫：“你们跑不了啦!”前方不远处的水井边，宪兵列队注视他们。那位军官冷笑道：“盗马贼往哪里逃!”

卓巴尔意识到情况不妙，指挥伙伴纵马远遁。宪兵们紧追不舍。在一座小山丘上，

宪兵们把卓巴尔等人团团围住。

“抓活的，一定要抓活的!”军官在嘶哑地喊着。卓巴尔知道，如被他们抓去，非绞死不可，宁可死在枪下，也不能让宪兵抓去。于是，他召唤塔里蒙等人拿出刀子，跟他们拼命。

“来呀，再往前来一步呀!怎么不敢了，胆小鬼，看我把你宰了!”塔里蒙手执钢刀，发疯地叫着。宪兵没有一个敢上前一步。

卓巴尔从容地指挥着，宪兵们无法靠近。僵持了片刻，卓巴尔趁宪兵不备，率众策马冲出包围圈。军官无奈，只好指挥士兵开枪射击。卓巴尔背部中了一枪，向后一栽，但双腿仍紧夹马鞍，强忍住剧痛。鲜血流到马鞍上，又一点点滴落在草原上。

“砰，砰!”枪声愈来愈密。达尔保戈惨叫一声，栽倒于马下。惊马拖着达尔保戈的脚直往一条河里跑，河水淹没他的头部，士兵们赶到河边，达尔保戈倒卧在河里，已断气了。

二

卓巴尔因中弹流血过多，终于昏倒在一片枝繁叶茂的丛林中。不知过了多久，他从昏迷中苏醒过来，惊讶地发现身边多了位美貌绝色的吉卜赛女郎。他细细打量着她：头上插着一朵小白花，黑红的脸蛋上有一对乌黑发亮的大眼睛，长长的睫毛上下闪动，鼻子高耸，洁白的牙齿咬着下唇。她正大胆地盯着卓巴尔宽阔而毛茸茸的胸脯。这热烈而野性的情感诱惑了卓巴尔。卓巴尔也紧紧盯着她的胸脯。那对隆起的肉，弧线优美，隐约可见。

姑娘把卓巴尔从地下拉起来。卓巴尔顺从地任姑娘摆布。她转身走到自己的马前，取出一堆粉敷在卓巴尔的伤口上。卓巴尔疑惑地问道：“这是什么?”

“你转过去，这是月亮的灰尘。”她用命令的口吻说道，然后包扎好。卓巴尔若有所思：

“童年时，我喝过月亮的露水，树林会保护我，子弹打不透我的肌骨。”

“噢，看得出来，”她一边平静地说着，一边不住地用手按捺他负伤的背部，口中念念有词。然后吩咐道：“把手放下来，疲倦将消失在草地里。”

卓巴尔开始对她有了好感，探问道：“你从哪儿来？”

“加里奇亚。我在夜里翻过喀尔巴阡山。那里白雪紧压，冰封千里，而这里却是炎热的夏天。”接着，又抚慰道：“一切都会好的，会好的……”声音象摇篮曲。卓巴尔渐渐地闭上了双眼，姑娘蹑手蹑脚地向后倒退，然后倏地消失在丛林间。

卓巴尔蓦然睁开双眼，惊惧地搜寻着吉卜赛姑娘，然而，周围空空荡荡，刚才发生的一切如同梦幻。他支撑着爬了起来，原先那种剧烈的疼痛减轻了，能够走动了。这奇迹般的艳遇，使卓巴尔感到如入神仙世界。

卓巴尔走出树林，骑上那匹心爱的大黑马，形只影单地回到了宿营地。这时，几个赤身裸体的吉卜赛儿童，挤在一架破旧的大篷车前嬉戏。姑娘们见疲惫的卓巴尔都娇嗔地同他打招呼，希望同他说上几句悄悄话。卓巴尔只是淡淡一笑，径直向一个帐篷走去，他的父亲和妹妹卢萨琳娜迎了出来。伙伴们都聚集过来问长问短，似久别重逢。

卓巴尔自小失去了母亲。父亲平时靠给人相面挣几个钱，含辛茹苦把他和他的妹妹卢萨琳娜拉扯大，现在见到儿子回来，心里有说不出的高兴。但又不放心他在外面游荡。

“卓巴尔，别四处闯荡了，永远守在这里吧！”

“爸爸，你年轻的时候不也一样吗？”

“可是，我为你担心……”

“我还年轻，自由是我生活的全部意义。谁也别想夺去我的自由。”

卓巴尔说着从衣襟里取出钱币，送给乡

亲们，每人一枚，又给了父亲一把，然后跨上马又匆匆离去。

晚上，卓巴尔来到年轻美貌的尤里什卡那儿。她是他的相好。尤里什卡见卓巴尔来了，含情脉脉：“亲爱的，我能辨出您的脚步声，就连您那匹马的蹄子声也能听得出来。”

“很荣幸！”卓巴尔感激地走到她面前，凝视着，抚弄着她的秀发。尤里什卡突然一转身，撒娇地说：“不理你，你这个没良心的，这么长时间不来看我。”

“亲爱的，别生气，我不是来了么。我衷心地向你问好。”说着，卓巴尔从衣襟里拿出钱币，垒放在桌子上。尤里什卡缓缓踱到卓巴尔身后，把手搭在他的肩膀上，渴求地望着他。卓巴尔放下钱币，把尤里什卡揽在自己怀里。尤里什卡那柔软的身子象没有骨架似地倒进卓巴尔怀里。卓巴尔把烛台端到尤里什卡眼前，尤里什卡会意地吹灭了蜡烛。

尤里什卡以颤抖的声音哀怨地说：“我是你的一棵小草，卓巴尔，你每年只来一次，把它割掉，然后就走……”

第二天清晨，卓巴尔又要赶路了，尤里什卡郁郁寡欢地低头跟在后面，依依不舍地目送他远去。

三

卓巴尔英姿勃勃地骑着心爱的黑马疾驰在草原上。不久，他找到了被宪兵打散的三个吉卜赛伙伴，然后又结伴奔向草原的尽头。一会儿，他们来到了熙熙攘攘的集市上。小贩们嘈杂的叫卖声和赶集人的叫嚷声汇成一片。这里应有尽有：新鲜水果，出锅点心，时髦衣裙，看手相的，杂耍的……

集市的另一角，马贩子正在吆喝：“马是黑的。乌黑的马，岁数不大，谁要这匹黑色马？”并托起马嘴：“瞧这牙齿多好，快来买吧！”卓巴尔一眼看出贩马者是巴林特，就赶上去问道：“喂，什么时候还债？”

“我说过，过了复活节。急什么？”

这时，有个吉卜赛人来到巴林特这里，打量着油亮乌黑的马。

巴林特连忙拉生意：“这是阿拉伯跑马，您要吗？”

“是好马，一眼就明白。你记得吗，去年在米什科里茨，我从你这里已买过一匹象这样的好马。”说完，冷不防把早就准备好的一桶水向黑马泼去，又用布在马背上狠擦了几下，顿时黑色从马身上脱落。吉卜赛人叫了起来：“好啊，原来你是用墨水涂的颜色，是老马！狗杂种，你自己看！”说罢，他将手中擦过的布狠狠地向巴林特掷了过去，并与巴林特扭打起来。另一个贩马人掏出匕首冲了上去。吉卜赛人也掏出了刀子。

转眼间，三人手持匕首扭作一团，满地翻滚，尘土飞扬，形成了搏斗的战场。在一边观望的塔里蒙手持匕首冲进围观的人群，奋力分开扭在一起的三个人：“干嘛要互相残杀？”

这时，市集的另一边又热闹起来。一个鸡贩子丢失了两只鸡，说被一个吉卜赛人偷了。他叫来了宪兵，拦住那个被怀疑的吉卜赛人要抄身。宪兵果然在这个人的皮袄中搜出两只鸡。围观的人们都嚷起来：“扒掉他的裤子，打烂他的屁股！”

卓巴尔看到这情景，来到宪兵身旁，给他几枚金币。宪兵会意地看看卓巴尔，然后对那个吉卜赛人斥道：“快滚，以后不许到这里来！”

那个吉卜赛人万分感激地对卓巴尔说：“谢谢！今生今世忘不了您。”

“你是哪个部落的，叫什么？”卓巴尔头也不回地问。

“布查，是从戈里琴那儿来的。”

“谁是你们的头？”

“努尔老人。”布查接着又讨好地说：“你听我说，老爷，到我们那儿去做客吧，离这儿不远，我们吉卜赛人都是好客的，会盛情

款待你。我说的是心里话，去吧，老爷！”说完，他又将藏在毡帽里的小首饰拿出来，讨好地交给卓巴尔：“啊，听我说，老爷！我们那儿的姑娘个个是活的圣像，美得赛过花儿。”他耸动双肩，模仿吉卜赛姑娘跳舞的姿势，扭动起来。

卓巴尔牵着马跟着布查缓缓地走向他们的宿营地。卓巴尔心里想：那个为他治枪伤的姑娘会不会就在那里？他怀着一丝侥幸心理，竟鬼使神差地跟着走了。

热情奔放的吉卜赛姑娘身着艳丽的长裙，跳着欢乐的舞蹈；年轻的小伙子抱着吉它，一字排开，坐在大篷车顶上弹起欢迎宾客的曲子。布查把卓巴尔领到头人努尔那里，向他们介绍了一番。一个中年吉卜赛妇女端来一杯酒，捧给卓巴尔，卓巴尔谢过之后，一饮而尽。接着，努尔老人点燃一斗烟，深深地吸了一口，递给卓巴尔，卓巴尔按本民族的见面礼节也吸了一口，向空中吐出一串烟圈。

努尔老人转身把卓巴尔介绍给另一个德高望重的吉卜赛壮年汉子：“这位是达尼洛。他把女儿也带来了。瞧，象天使一般美丽。”

卓巴尔一眼认出达尼洛背后的姑娘就是为他治愈枪伤的吉卜赛女郎。经介绍，卓巴尔才知道她叫拉达。拉达头上依然插着一朵小白花，她朝卓巴尔浅浅一笑。

晚上，月华如洗，篝火熊熊，众人聚集在草原上唱歌跳舞，象过节一样。卓巴尔弹起吉它，拉达则跳起了诱人的舞蹈。

琴声、欢笑声回荡在草原。随着欢乐的乐曲，人们尽情地手舞足蹈，卓巴尔沉浸在欢乐的气氛里。他走近正在跳舞的拉达，两人面对面地注视着，随即背倚背相互转起来。

突然，他们被正在旋转的布查撞散了，布查悄然对卓巴尔耳语道：“别理她，她是个魔鬼、妖精，她会伤害你的。她也是匹烈马，谁也驾驭不了她。快躲开吧！”